



落第及第詩與士子功名

● 施寬文*

人生在世，或為實現抱負理想，或為追求現實利益，總是難免於辛苦奮鬥。今日教育界、學術界人士或因業績、或因進修、或藉研究成績而升遷、升等；科舉時代的士子，則經由勤學苦讀，在科舉制度中通過鄉試、會試、殿試的層層考核，以爭取自己的前途、改變自己的命運。所謂「十年寒窗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」，「十年寒窗」而能成功，猶是幸運者，歷史上如唐代文學大家韓愈，七歲讀書，十九歲初次應試，三試不第，直至二十四歲才中進士第十四名，參加吏部考試，又三次不中，不得已而應宣武節度使董晉之聘，為汴州觀察推官，始入仕途，時已年近而立。至於明代文學家歸有光，十八歲入南京太學，屢試不第，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中進士時，年已將近六十！

蘇軾評論唐人詩歌，有「郊寒島瘦」之名言，孟郊、賈島皆下層寒士，詩歌每多淒苦之音。孟郊亦功名多蹇之人，德宗貞元八年，詩人第二次落第，其〈再下第〉詩有句云「一夕九起嗟」，心情難過至徹夜失眠。貞元九年，三試不第，其〈落第〉詩云：

曉月難為光，愁人難為腸。誰言春物榮，豈見葉上霜。雕鶚失勢病，鷓鴣假翼翔。棄置復棄置，情如刀刃傷。

詩人云其內心苦悶，感前景黯淡，見他人欣欣，而已則鬱鬱難歡，自認並非淺學無才之士，只是不遇賞識提拔者，念及三次落第，內心痛苦有如刀割般難受。三年後

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。

，貞元十二年，四十六歲的詩人終於中了進士，其〈登科後〉詩云：

昔日齷齪不足夸，今朝放蕩思無涯。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盡長安花。

三次落第的失意悵鬱，一掃而空。在春風中騎乘快馬，暢快賞花，生動的寫出詩人揚眉吐氣之情。昔人批評孟郊一旦進士及第，則「放蕩思無涯」，那種盈溢的志得意滿之情，足見其氣量不宏，並非能有遠大前程之人。這種批評誠所謂「站著說話不腰疼」，未能將心比心、設身處境的去設想詩人多年的失意悵鬱。何況，在及第後的杏園宴會，騎著快馬賞盡名花，視諸鄭合的〈及第後宿平康里〉：「春來無處不閒行，楚潤相看別有情。好是五更殘酒醒，時時聞喚狀頭聲。」「平康里」為長安妓院聚集區，「楚潤」即唐代名妓楚潤娘，借指妓女，此則及第後藉嫖妓宿娼以暢懷，彼此雅俗何啻天壤！

科舉時代的士子功名，關係其人生理想的實現與否，甚至一生心靈的平適與痛苦，歷史上甚多功名失意者，終其一生鬱鬱寡歡。因此，或因私心，或因私怨，或是為了自己的業績，或是為了賄賂利益，而有意無意的擋人功名、害人前程，可謂無德，不僅在講因果報應的佛教傳說中極傷陰德，在科舉時代的現實審判中也非常嚴重，例如清代的多起科舉弊案，考官受賄者皆處斬，雍正朝的俞鴻圖，以受賄予奪士子功名，甚至傳說被處以腰斬酷刑，以其所作所為傷害寒窗苦讀的士子、害人前程至巨。

至於佛教報應之說，如清人紀昀《閱微草堂筆記》載述老儒周懋官每次應試，必因筆畫小誤而被黜落，「如題目寫『日』字偶稍狹，即以誤作『日』字貼；寫『己』字末筆偶鋒尖上出，即以誤作『已』字貼。」因而久困名場。周氏抑鬱不平，遂訴於文昌祠神，結果夢神告以因果之事云：

爾前身本部院吏也，以爾狡黠舞文，故罰爾今生為書癡，毫不解事。以爾好指摘文牒，雖明知不誤，而巧詞鍛煉，以挾制取財，故罰爾今生處處以字畫見斥。……爾以日字見貼者，此官前世乃福建駐防音德布之妻，老節婦也，因咨文寫音為殷，譯語諧聲，本無定字。爾反覆駁詰，來往再三，使窮困孤嫠所得建坊之金，不足供路費。爾以己字見貼者，此官前世以知縣起服，本歷俸三年零一月。爾需索不遂，改其文三字為五，一字為十，又以五年零十月核計，應得別案處分。比及辨白，坐原文錯誤，已沈滯年餘。業報牽纏，今生相遇，爾何



冤之可鳴歟？其他種種，皆有夙因，不能為爾備陳，亦不可為爾預泄。爾宜委順，無更嘵嘵。（卷十五）

文昌神君所言「以已字見貼者」之事，即周懋官因為前世故意害人前程，因此今生應試每因筆畫偶然小誤，而一再被黜落，無緣功名，紀氏固欲藉以警訓為官者切莫因為私欲私心，而妨人功名與前程。

